



红尘
漫家

为爱狂纵

爱虽然美丽
却是这般凄迷
失去你的歌声
世界变得如此沉寂……

台湾 唐 非

楔子

纽约

在一个雪夜中，一条灰暗的巷弄里，年方二十岁的欧佳威筋疲力竭的拼命奔跑着……

怎么会这么倒霉？为什么什么样的倒霉事都会发生在她的身上？在奔跑的途中，佳威努力的想在急促的喘息下吸取新鲜的空气，但身后传来的阵阵呼喝却让她无法如愿。

真该死，她不该拍那一张照片的，真该死，如果不拍那张照片，就不会有今天的倒霉事发生……

就读于茱莉亚音乐学院的佳威已在美国待了十多年，打小赴美她自认为是个美国通，仗着这一点，佳威带着新结交的好友——同是留学生的方纽美上纽约街上游览，而为了满足纽美的好奇心，佳威居然大着胆子带纽美去逛平时连自己也不敢轻易涉足的贫民区。兴奋过头的纽美还要求佳威替她拍照；谁知快门一按下，站在她们身后的一群黑人青年立刻变脸追了过来，看着来者极度不友善的脸孔，佳威立刻知道，

为爱狂纵

惨了，她们拍到不该拍的东西了……

但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了……佳威不停的跑着：心中突然掠过一个念头——纽美，纽美人呢？

在疾速的奔跑中，佳威急急的回过头，纽美不见踪影，身后的数名黑人依旧不放松的紧紧追赶着自己。

怎么办？纽美不见了！

她真不该带纽美来这鬼地方的，纽美不懂事，自己可是道道地地的在地人！佳威神下即将夺眶而出的泪水，咬紧牙根回过了头，继续加快脚下的步伐。

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，她只能跑，不停的跑……

不知跑了多久，突然间，佳威眼前出现一片晕黄，她心中一阵兴奋，太好了，大街到了，她安全了。

佳威鼓足最后一口气向前奔去，眼前果然出现一条街道，街道对面是一排豪华的高级公寓。太好了，佳威欢呼一声，快速的穿越马路，打算去按豪宅的门铃，就在这时，一阵尖锐的煞车声响起，“砰”的一声，佳威只觉得身子被重重的抛向人行道，眼前一阵发黑，立刻失去了意识……

在她清醒的最后一刻，唯一的感受是，一双粗糙的手用劲的扯掉她挂在颈上的相机。

第一章

“你不知道吗？罗森史塔特太太，主人最讨厌吵闹，况且这个女孩来历不明，你是不是存心要让主人生气？”

哈布洛斯家的总管泽费伊德先生双手握拳，朝着眼前迳自插着花的管家罗森史塔特太太吼道。

闻言，罗森史塔特太太放下手中的一朵玫瑰。“我才不是存心想让主人生气，你看这大雪天的，一个女孩倒在大门外昏迷不醒的，难道你就能忍心不顾她的死活？”

“我……”被罗森史塔特太太一抢白，泽费伊德先生立刻涨红了脸。“主人不在你就这样擅作主张……也不知道这女孩是打哪来的，你就乱做好人把她给弄回家来，到时候出事情，对……对，说不定警察就会找上门来，到时候看你怎么跟主人交代。主人是那样有名的音乐家，你知道有多少传媒盯着他的一举一动？”

罗森史塔特太太微笑的看着气呼呼的泽费伊德先

为爱狂纵

生，轻巧的递上一杯红茶。“喝杯茶吧！你放心，不会出大乱子的，大不了有什么事我负责就好。”罗森史塔特太太转头将玫瑰花插入蛇瓶。

“你负责？说得简单，到时候真出事情看你怎么负责。”

“呸呸呸，不会有事的。”罗森史塔特太太皱眉看着泽费伊德先生，随即转头看向桌前的花瓶。“好啦！花插好了，走！我们去看看那女孩，说不定她已经醒了，那我们就能知道她是从哪儿蹦出来的，这样也就能证明你担心的事只不过是虚惊一场。”

说着，她将桌上的蛇瓶交到泽费伊德先生手上，迳自转身离去。

“你……”泽费伊德先生愣愣的看着罗森史塔特太太的背影，好一会儿才想到什么似的快步追上。

正午的冬阳穿透窗帘的缝，照在佳威的脸上。

阳光的温度让昏迷中的佳威苏醒过来。她缓慢的张开双眼，感到一波波的晕眩与刺痛由脑部传来，而脑中是一片完全不知所以的空白。

就在这时，门外传来说话声，佳威惊恐的坐起身子。“嘎吱”一声，门被由外向里的快速打开，一个棕发碧眼、身形微胖的人年女子走了进来，随后又闪入了一个留着花白小山羊胡的瘦高男子，那男子手上

为桑狂纵

捧着一个插满鲜丽花朵的花瓶。

“你醒了？”中年女子看到坐直在床上的佳威、立刻迎了上来，快手快脚的束起床边四柱的帏幔。“太好了，你可昏迷了好几天，我还担心你有没有问题咧，现在醒来就没问题了。怎么？还好吧？有没有觉得哪里不舒服？”说着，罗森史塔特太太将笑咪咪的脸凑向佳威，只见佳威惊恐的一缩。罗森史塔特太太皱了皱眉，随即补充道：“别怕、别怕，这里是哈布洛斯家的宅邸，我是管家罗森史塔特太太，他则是总管泽费伊德先生。你放心，我们都是好人。”

佳威害怕的看着眼前的两人，觉得自己好似身在一片浓稠的迷雾中，完全抓不到一丁点方向与真实的感受，只有一波波刺痛由头部传来。她频频审视眼前的两人，身体不自觉的朝床角缩去。

“你跟她说那么多废话干嘛？快搞清楚她是哪来的！”泽费伊德先生放下手中的花瓶，双手抱胸，不悦的睨视着眼前的两人。

“你那么急干嘛？看看，你吓到她了。”罗森史塔特太太不悦的瞪视着泽费伊德，随即转头看向佳威，“别理他，他就是这一副改不了的凶样！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佳威仍是惊惧的看着罗森史塔特太太。

为爱狂纵

“别怕、别怕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罗森史塔特太太缓缓的坐上床，脸上的笑容充分的显示着友善。

“我……叫……什……么……名……字？”佳威重复着罗森史塔特太太的话。她叫什么名字？她只觉得脑筋一片空白。“我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是，你叫什么名字？看样子，你是东方？！中国人？”

“中……国……人？名字？”佳威皱眉抱住了头，努力的思索着，可是脑中却是一片混沌，完全抓不到一点头绪。

“你想不出来吗？别急，慢慢的想、仔细想想，你会想起来的。”看着佳威，罗森史塔特太太温柔的想搂住她的肩头。就在这时，佳威突然抓住了罗森史塔特太太的手臂，惶急的摇晃着。

“我叫什么名字？我是谁？我是谁？你告诉我，我是谁？我到底是谁？我想不起来，我为什么想不起来？”

面对佳威的慌乱，罗森史塔特太太一愣，一时之间反应不过来。

一旁的泽费伊德则是不悦的冷哼一声，“看你替主人找来了怎么样的一个麻烦。”他不同意的摇着头。

“你少说两句行不行？”罗森史塔特太太瞪着泽费

伊德，然后皱着眉转头看向佳威，“你真的想不起来？”

“我不知道……”佳威放开了罗森史塔特太太，紧紧的抱住了自己的头。“我的头好痛，我到底是谁？我怎么会在这里？”

罗森史塔特太太抓住她的双肩，温柔的说道：“我也不知道你是谁，三天前的一个雪夜，我刚好有事出门去，就看见你昏倒在门口的雪堆中。”

“雪堆？”她惶惑的双眼直视着罗森史塔特太太。

“是，雪堆。当时你冻得只剩下半口气，于是我就把你给抱进屋了。不过这事情也真巧，如果我再晚个半步，你那半口气可能就没了。”

“我……”佳威心慌的环视四周。

“我把你救进屋时，你身上完全没有任何证明身分的文件，我跟泽费伊德先生不知该送你到哪儿才对，只好把你给留了下来。”

“嘿，罗森史塔特太太，你可得说好，是你留她下来的，别扯上我。”泽费伊德皱眉捻着他的小山羊胡。

“好……好，不扯上你，事情都是我一个人做的？”罗森史塔特太太没好气的说。

“怎么办？我什么都想不起来，我是谁？我从哪

为爱狂纵

里来？怎么办？”佳威抱紧了头，痛苦的喊道。

“别急，你慢慢的想，这样吧！你暂且先住下来，我们再想想办法好不好？说不定过两天你就什么都想起来了。”罗森史塔特太太轻拂着佳威额前落下的一绺发丝。

“暂且留下来？你不要又擅作主张，主人可没答应。”泽费伊德冷冷的开口制止。

“你放心，主人那里由我去说。”罗森史塔特太太转头看向佳威，开心的留下来，别想太多。肚子饿了吧？我去弄点东西给你吃，吃了东西就会有精神了。记得我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，只要心情一不好，就跑去大吃一顿，东西吃到肚子里，心情就会神奇的好起来。你等着，我去去就来。”她拍拍佳威的臂膀，起身拖着泽费伊德向外走去。

佳威手捧着罗森史塔特太太刚插好的瓶花，隔着哈布洛斯宅邸的窗户凝望着街上的皑皑白雪。自从来到哈布洛斯宅邸至今已过了一周，佳威还是跟刚来时一样，什么事情也没想起来。看着玻璃窗上倒映出的漂亮面孔，佳威不禁有种茫然的感受，这是自己吗？怎么是这样陌生的感受？她到底是谁？

罗森史塔特太太叫她安，但她又是谁呢？她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？

佳威叹了口气，看着手上的瓶花。为了让她不想东想西，罗森史塔特太太让任截帮着做一点家事。至于泽费伊德先生则是常常冷冷的看着她，一句话也不说，满脸不同意的表情。

佳威眉头一皱，托着手上的花束转向廊底的书房。哈布洛斯家宅是一栋华丽典雅的巨大建筑，处处散发着一股高雅、冷峻的气息，据罗森史塔特太太说，这栋房子的主人是一个知名的音乐家。

走入书房，佳威将手上的花瓶端放在一方矮几上，眼光却不自主的被摆放在房间一角的平台钢琴所吸引。缓缓的，她走到钢琴旁，仿若体内有种怪异的力量驱策着她，让她在钢琴前坐下，一曲又一曲的弹了起来。

她会弹琴？

佳威心中疑惑连连，但手还是不自觉的一直弹下去。

真喜欢，她真喜欢这种弹琴的感受……

瓦尔莱逢鲁威哈布洛斯一跨出轿车，就听到一阵琴音由正屋传出来。

是谁？

是谁这么大胆，胆敢弹他最心爱的钢琴？是谁允许的？他才出去没几天，家里就有人造反了！瓦尔莱

为爱狂纵

双眉一皱，将手套往地上用力一甩，湛蓝的双眼迸射出锐利的眸光，冷冽的射向琴房。他迈开脚步，急急地向屋内冲去，随着这股气势，瓦尔莱一头蜜金色的头发迅疾的朝空中扬起。

琴房中，佳威一个键又一个键的弹着一曲又一曲，心中不禁有种怪异的感受，这一个又一个的黑键与白键看起来是那樣的熟悉，但是却又是那樣的陌生，驱使着她的好像是一股本能……

佳威心中感到无比的迷惑，她到底是谁？

这个会弹琴的女孩到底是谁？

怒气冲冲的瓦尔莱快步走到琴房门口，“砰”的一声打开了厚重的橡木门，只见他最心爱的平台钢琴前坐着一个有着黑直长发的东方女孩。她正入神的弹着琴，刚刚开门的巨响仿佛完全没有打扰到她。

瓦尔莱眯起了双眼，眼中燃烧着熊熊的怒火。

这人是谁？居然敢无视于自己的存在？

佳威无法自抑的弹着琴：心中突然感到无比的混乱，她似乎想起了什么，但这样的感受却一闪而逝，让她完全抓不着边。

佳威皱着眉，努力的想捕捉住飘过意识中的那一丝过去，不过那丝回忆轻飘飘的，让她怎么样也抓不住。

为爱狂歌

就在这时，一股巨大的力量攫住佳威的双手，将它们由琴键上移开，随后，一声巨响传来，琴盖重重的被人合了起来。

佳威惊恐的抬起头，却对上了一双满溢着怒气的湛蓝双眼、与一张俊美冷峻、不带丝毫感情的脸。

“谁说你可以来琴房弹琴？谁允许你的？”瓦尔莱吓人的盯视着眼前的佳威。

“我……”被吓到的她一句话也挤不出来。

瓦尔莱冷哼一声，“说不出来？”

他重重的将佳威甩在椅子上，转身大步往一旁踱去，然后刷他站定回身，双眼锐利的盯视着佳威。

“你是谁？叫什么名字？谁让你进入我家？谁让你弹我的琴？你哪来的胆子？”

面对狂怒的瓦尔莱，佳威抚着被抓痛的双手，不了解的皱着眉，这个人是谁？他干嘛生那么大的气？

“别只看着我，说，你是谁？难不成你连自己是谁都答不出来？”瓦尔莱脸上表现出十足的不耐。

“我是谁？我……我不知道我是谁。”面对瓦尔莱的逼视，佳威嗫嚅的回答。

“你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？”瓦尔莱嘴角泛出一丝讥嘲。

看着了无善意的瓦尔莱，佳威咬紧下唇，“我不

为爱狂歌

知道我是谁，叫什么名字，我只知道罗森史塔特太太叫我安。”

“罗森史塔特太太？”瓦尔莱眼中露出危险的神色。“终于有个名字了！”他飞快的脱下大衣，一把丢在皮沙发上，快步走到大桌边，按下对讲机。“泽费伊德，叫罗森史塔特太太给我立刻过来。”

“别气、别气，我来了，瓦尔莱先生。”瓦尔莱刚说完，笑咪咪的罗森史塔特太太就出现在门口，手上还捧着一大盘茶点。

佳威一看到罗森史塔特太太，立刻奔过房间躲到她身后，不停的发抖。

“你吓到她了，瓦尔莱先生。”罗森史塔特太太边安抚着佳威，边用谴责的眼光看着瓦尔莱。

“我吓到她了？”瓦尔莱的脸上露出了不可思议的神色。“你来得正好，你给我解释一下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他的眼光不客气的看着正在探头看他的佳威。

“这……”罗森史塔特微笑的放下手中的茶点，转身看向瓦尔莱。“她是我带回来的。一星期前的一个晚上，她昏倒在我们家门口的雪地上，天寒地冻，她又失去意识，我怕让她继续待在雪地中会冻死，于是就把她带进屋里。”

“一个星期前？”瓦尔莱冷哼一声，在皮椅上坐

下。“那她现在怎么还在这里？非但在这里，还擅自弹我的琴，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这……”罗森史塔特太太皱了皱眉。“她昏迷了几天，醒来……醒来后我们才发现她失去记忆了。”

“你们？”瓦尔莱皱起眉头，眼光中散发出明显的不悦。“泽费伊德也有份？”

“没有，这跟他没关系，是我一个人的主意。”罗森史塔特太太急忙解释。

“你一个人的主意？我想也是！”瓦尔莱转头盯向佳威，对上她一双害怕又好奇的眼睛。“失去记忆就应该把她送给警察，让警察帮她找回记忆，干我们什么事？你未免热心过头。”他回过了头，顺手摸起桌上一本新到的杂志翻了起来。

“可是……可是瓦尔莱先生！”罗森史塔特太太一下子涨红了脸。

“没什么好可是的！”瓦尔莱头也不抬，继续翻着手上的杂志。“我想我已经说得很清楚。”

“可是——”罗森史塔特太太脸上漾着犹豫之色。

瓦尔莱合上手中的杂志，不耐的抬头看向她。“我们可不是开救济院，这种人，有她应该去的地方，不必我们操心。就这样，你明天就把她送到警察局去！”看见罗森史塔特太太一脸犹豫不舍的表情，瓦

为爱狂纵

尔莱叹了口气，用手撑住头。“罗森史塔特，我知道你很好心，不过好心也该有个程度。我刚下飞机，很累了，不要再谈这个问题，让我清静一下可以吗？”

“瓦尔莱先生——”罗森史塔特太太仍想做最后的努力。

瓦尔莱一抬头，定定的看着罗森史塔特太太。

“好吧！我知道了。”她叹了口气，牵着佳威的手退出了房间。

“怎么办？瓦尔莱先生不让你留下来？”在长廊上，罗森史塔特太太帮佳威整理耳边的一绺乱发。“你该上哪儿去呢？还是什么也想不起来？”

佳威静静的点了点头，咬着嘴唇，“我不知道，我还是什么也想不起来，有好几次都好像抓到了一些模糊的图象，但却怎么也拼凑不起来。”

罗森史塔特太太摇了摇头，叹口气，“这事原也急不得，但是现在怎么办呢？先生不让你留下，你又想不起过去的事，那你该上哪儿去呢？我们得想办法。”

佳威拍拍罗森史塔特太太的手，轻声安慰道：“你别担心，就照瓦尔莱先生说的做吧！他说得没错，你跟我非亲非故的，本来就没有义务救我，而你不但救了我，还照顾我，对此我已经很感激了，我真的不

为爱狂纵

想你为了我难做人。”

“话不能这么说。不行，我绝对不能送你去警察局。”罗森史塔特太太低头沉思，好半晌，她突然笑咪咪的抬起头来。“对了！你可以去我妹妹家住，她住在市郊，人好得不得了，你到她家她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。”

“可是……”佳威有些犹豫。

“别可是了。”罗森史塔特太太兴奋的看着佳威。“就这么说定了，你到我妹妹家安心住下，别想东想西的。对了，我得打通电话告诉我妹妹，明天我们就过去。”说完，罗森史塔特太太就小跑步的去打电话。

另一方面，欧佳威的好友方纽美则待在宿舍里，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。那天她与佳威同时被一群黑人混混追赶，本来佳威是跟她跑在一起的；谁知道跑着跑着，等到纽美甩脱后面追赶的人后，却发现原本跑在自己旁边的佳威居然不见踪影。当时纽美还自我安慰，佳威是老红约了，自己都有惊无险的脱身，佳威一定更没问题才是。

谁知道纽美回到宿舍后还是不见佳威的人影，她怀着不安的心情等了两天，依旧没消没息，这时纽美才知道事情不对劲，开始发急的找着佳威。但是这些天碰巧是圣诞假期，同学们大都回家过节，她初来乍

为爱继续

到，英文还不甚灵光，实在一点办法也没有，只能就她能力所及四处打电话询问，不过还是没有佳威的消息。纽美急得坐立难安，但却什么也做不了。

这时，电话铃声突然响起，纽美吓得从椅子上跳起，快速的拿起听筒。听筒的另一端传来一个令人心安的声音，纽美心头一宽、双膝一软，跌坐在地上，哭出声音来。

“欧伯伯，我好怕，不知道该怎么办……佳威……佳威她……她不见了……我找不到她……”

接连两天的大风雪阻住了佳威赴罗森史塔特太太妹妹家的行程，她只得在哈布洛斯巨宅多待两天，等到雪停再走。在这两天中，佳威帮着罗森史塔特太太做家事，不过在罗森史塔特太太特意的嘱咐下，她小心的避开了这栋房子的主人——瓦尔莱逢鲁威哈布洛斯。

今天一早，瓦尔莱冒着大风雪开车出门，据罗森史塔特太太的说法，他是要出去散心、找灵感。罗森史塔特太太给这不要命的行为唯一的评语是“疯子”，但说归说，她对于这种疯狂的行为好似早已习以为常。

大风雪肆虐着红纽，黑夜悄悄的袭来，瓦尔莱丝毫没有回来的迹象。

为爱狂纵